



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帶女萝。
——《楚辞·山鬼》

梁振华
著

山鬼

Song of Phoenix

思美人

壹

良言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梁振華
著

山鬼

Song of Phoenix

思美人

貝言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美人. 第一卷, 山鬼 / 梁振华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7.5
ISBN 978-7-5104-6215-3

I. ①思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7883号

思美人(第一卷)山鬼

作者: 梁振华

项目策划: 邓婧

责任编辑: 邓婧 董晶晶

特约编辑: 颜西

封面插画: 呼葱觅蒜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数: 266千字 印张: 21.75

版次: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6215-3

定价: 36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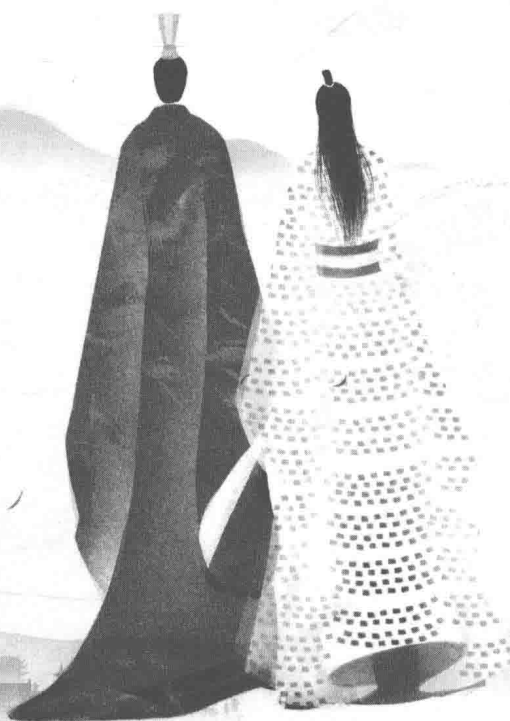
[目录]

Song of Phoenix

思美人

第一章 山鬼 /1
第二章 刺王 /15
第三章 死囚 /31
第四章 狂言 /47
第五章 贺礼 /67

第六章 心结 /83
第七章 秦人 /97
第八章 借壁 /115
第九章 权县 /133
第十章 请命 /151



第十一章	真相 /167
第十二章	离家 /183
第十三章	县尹 /201
第十四章	规矩 /219
第十五章	女戎 /237

第十六章	瘟疫 /255
第十七章	采药 /273
第十八章	试药 /291
第十九章	回魂 /307
第二十章	心意 /325

第一章 · 山鬼

若有人兮山之阿，
被薜荔兮帶女媧。

——《九歌·山鬼》

“我，是屈原。你，是谁？”

晨雾氤氲的草地上，望眼即是盛开如披彩流霞般的繁盛花朵，绵延似长长漫漫的汐潮，一袭卷着一袭，漫过山峦，向着远方扑去，直抵那视线将息未息的尽处。

森峭的悬崖向着深谷中直切下去，仿佛能看得到那冥冥中的刀刃锋利而决绝，执意在谷底的深潭中激起怆然的咆哮。

咆哮之中，却隐隐悠悠地荡出一缕笛音，一声攀着一声，似分明，又复恍惚，只觉流雪回风般渺渺从天际传来。

崖边，一袭白色深衣的袍角软软垂在朝露盈盈的花瓣间，依稀可见袍上穿插蟠叠的双人起舞鸟兽纹经，细长清晰，在日光下栩栩如生。袍子的主人是一名丰神朗朗、面目清俊的少年，宽大的深衣将他的双脚没在了花草之下，山风掠过，袍裾翻叠，更显得他长身鹤立。然而，此时的他整个人只如木胎泥塑一般，直愣愣地站在那里，眼望着清明笛音传来的方向，口中欲启还闭，似是失了魂魄。阵阵冷冽的山风裹挟着谷底

激溅上来的冰凉潭水吹打在他身上，他却是不觉、不动，亦似不知，仿佛自开天辟地以来，他便已伫立在这里。

良久，少年终于轻吁一声，似是堪堪回了魂，眸中的惊异与渴望再也掩饰不住。笛音的源处此刻隐在了深谷下激荡出的氤氲水雾之中，一时间教人看不真切。只听得那音调清丽幽婉，恍若孑然呜咽，又似娓娓道来，其中更缠绕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凄凉，令人怜意顿生。

他望着那片雾，已是挪不开眼睛，目光落处，水雾竟仿佛有了灵犀，借着风意，渐渐向两边散去。少年的呼吸不觉急促起来，那股股如星光般的目光，就这样不顾一切地投了进去。一缕清寒的绿色，他立刻辨认出薛荔、女萝那消瘦的叶片和流水状盘绕的曲线，目光便惴惴向着更深处探去。拂过叶缘处凝结又欲滴落的水珠，穿过云意春深的雾气，终见一抹侧影自深处浮现，斜坐于崖边，低低垂首，瀑布般的长发如墨如云地自她身边卷落垂下，发梢温婉的青丝被风吹得翩然翻起，自透出一股令人心悸的美。

少年呆立当场，如遭雷击，只有眼底的光芒依旧亮如星辰。他双手微颤，缓缓抬起，片刻又颓然落下，好似一身勃发的英气此刻全都胆怯了，恐怕惊扰了画中人，终究要随那雾霭散去。

“我，是屈原。你……是谁？”少年又一次喃喃问出了这句已在他胸中百转千回的话语。

日光耀眼，清风徐来，江水如丝如绸地徐徐荡漾。兰舟划过凌波，倒影映在水中粼粼而动。

船中有浓郁的酒香在空气中渐渐弥散开，船身随水波轻晃，悬挂于舱内篷壁上的一轴画卷也相应地微微摇摆。画中一名女子斜倚在山石之上，身披薛荔、女萝为衣裳，下摆石兰、杜衡作罗裙，长裙曳地，腰若扶柳。

她的身下伏着一只通体暗红几乎呈墨色的纹豹，在这凶悍野性之气的衬映之下，更显得女子肤若凝脂，口若含丹，只教观者痴痴凝神，如坠梦中。画者落笔看似写意洒脱，却暗含了坚韧笔劲。卷轴左上首落着他的款印：屈原。正上首三个劲草之笔：山鬼图。

画卷之下，篷舱的正中摆着一张矮矮的乌木漆桌。桌上零落散置一些银盏和铜莢，几个描金双鸟双兽纹漆盘中的瓜果小食已经见底。显然，筵席已至阑珊。

沿着桌边，闲闲是五六个青年，皆是身着续衽钩边的深衣袍服，一瞧便是楚国贵族中最为盛行的款式。只有席首的位置空空，主人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客人们各自惬意，或是围桌跽坐，或已和衣半躺在近旁的雕花漆木小案之上醉意正浓。但是无一例外的是他们的眼神总是忍不住逡巡在那幅画卷之上。

篷舱的边缘，斜靠着一名身穿月白色长袍的青年，手捧半盏残酒，愣愣地望着江中出神。江风从舱口处灌进来，拂在微微发烫的面颊上，他闭上眼，感受着脸上划过的阵阵清寒。此人正是屈原。

“果然是个妙人，无怪屈兄念念，此女只应梦中有啊！”一名半躺在案子上的青年醉眼蒙眬地笑着说。

一句话终于挑开了众人的沉默，又有人问道：

“难道屈兄自始至终都未和她说上一句话吗？”

“未曾有过。”屈原睁开眼，遥望着远处江面，目光清明简净，脸上也辨不出悲喜。江风逆着吹来，水上的波纹微微起伏，一层层来到他的眼前，接着便又忽然加速掠过船舷而去。

“我自少年时便常与她在梦中相见，似是故人，却又每每都如初逢一般不得要领……”他将目光投向画卷，脑中不由自主地忆起那如赤子般清澈温暖的微笑。

见他犹自出了神，船中众人适时发出一片默契的嗟叹之声。

“可惜！可惜！”

“求而不得最是难耐啊……”

“屈兄梦中都有如此好艳福，我等真是自愧弗如！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微微蹙眉，屈原不再说话，只是侧头看向舱外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他已是越来越瞧不上这帮人，家世里所谓的王公贵胄，又有谁能出屈家之右？若是能把酒论上一论诗书歌赋或国政要事还则罢了，可如今他们唯一谙熟拿手的便只剩下饮酒享乐。如此，出自再显赫的门楣又有何用？

“敢问屈公子，既然这梦中佳人已有多年，那公子梦中的自己是否随着年岁见长而有所变化？”

这个问题似是挑起了屈原的兴趣，他凝神片刻，答道：

“弟这样一说倒也有趣，此刻忆起，似是梦中的自己在渐次长大，而山中女子却一直清容未改。”

那人抚掌大笑：“看来此女乃是得道之鬼，有一身年华永驻的本事，难得还有白首不离之心。屈兄也真是好福气，少时有个美艳无双的妙姐姐梦中相伴。如今年华正好，又是佳人入梦还不休。待及老矣，还可有个丽色无双的小妖精寐中承欢。屈兄啊屈兄，你这一遭，真可谓是‘山中有情鬼，旖旎入梦来’啊！哈哈哈哈！”

屈原初听到“年华永驻”“白首不离”之时，心中方有微动，岂料此人越说越是轻薄，终露出一副纨绔子弟的嘴脸。他微一蹙眉，抄起桌上一个勾连谷纹的铜酒樽缓缓将自己的耳杯斟满，再不搭话。至此，众人方讪讪收声，各自依样续一点残酒，默默喝了起来。

片刻，一个沙哑低沉的声音响起：

“好一个入世而卓立、出尘而脱俗，如此逍遥入梦之事终究只能成

全在山中之鬼身上了。值此乱世，早已是渐渐之石，不皇朝矣！”

屈原闻言，整个人陡然一震，立身循声望去，见一青年身着赭色骑射胡服倚在篷舱深处，与周遭一众广袖深袍的贵胄公子甚是不合，唯有腰间一束小有寸许的竹节琉璃师比略略抬显了身份，这种带钩显示并非市井平民。

屈原敛一敛心神，平淡道：“梦中之事，与众位消遣而已，无明兄言重了。”

江面上的夕光折射在无明脸上，把他面部的线条勾勒得分明，连同少年额上本不该出现的几道皱纹一起烘托出来，更显出几分刚毅深沉的味道。他也不恼，只是微微笑笑，抬起手中耳杯轻啜了一口，将手放在琴上随意抚了几节音律。但随即便无以为继，似是心有烦忧，终究放下酒，起身向船尾踱去。

屈原沉吟片刻，见众人皆已醉意深浓，便执了耳杯也闲闲出了船舱。舱外江上已是落日垂垂，大片的云霭被夕阳染成了赤金颜色，只见无明长身鹤立于船尾，一身高不过膝的胡服配以短靴，在这流光披霞的天空下显得尤为英挺。

“无明兄适才之语，灵均有所不解。山鬼之说虽是梦境，却贵在经年，于这世间又何尝不是一种缘分？”说罢，屈原将手中耳杯递了过去。

无明亦不推辞，从容接过，也不饮，只执在手中，双眼依然遥望着远去的江水，嘴角却带上了一丝苦笑。江风吹来，溽热中带着几分暮晚的凉意。许久，无明朝向西边晚阳落下的方向，仰头饮了半盏，余下的半盏，抬手在风中一划、一倾，晶莹的酒浆自盏中珠迸而出，每一滴中都似蓄了一枚小小的夕阳，转瞬间便滚落在江面，再不见踪影。

“国既破魂安所兮，壮士几时宁归。唯归途之辽远兮，江与山之难移。鸟返乡兮狐首丘，拔剑四顾兮心何忧。”他的声音低沉而肃杀，苍凉沉

郁之感顿生，蓦地令屈原心惊不已。

正待细问，他却又开口了：“生逢此世，王侯尚不久矣，红尘佳梦，岂不成空？日月山川，耿耿星河，佳人入梦，哪样可谓长久？个中冷暖悲喜，当是敝帚自知。不知屈兄如何，无明反倒时常羡慕身边那些浑噩之辈，整日吟诗弄月美姬对酒，早已都是空空皮囊，便也不必再着意别的什么空不空了。”

屈原在自己的震惊中沉默着，眼前的无明浑然不似平日里一起雪月风花之辈，他的心中分明翻滚奔突着一条滔滔大河。屈原体会着他话语中深沉的痛楚与绝望，一时竟找不到话来回应。只得默默将无明手中耳杯再次斟满。

无明浅浅一笑，微举了举杯，换了副轻松自嘲的语调：“羁留楚地这三年，若说知音，恐怕唯有灵均一人耳。”

往日里，那一众王侯贵胄对着屈原只有曲意逢迎，甚是无趣。难得一人能如此不拘写意，屈原自觉幸甚，也叹了句：

“嗟我何人！独不遇时当乱世！”

无明一时痛快大笑，举杯道：“所见略同！若有来生，当不负卿！”

“来生？无明兄说笑了。逍遥此生还来不及呢，管什么来生？来，你我共饮此杯！”说罢，屈原仰头一饮而尽。

无明执了耳杯，似是有话未吐，但片刻终是忍住了，一仰首，将杯中酒悉数喝了下去。

日头缓缓升起。巍峨的宫殿、纷杂交错的民居屋梁，及至街巷下面凌乱横陈着的木质货摊和摊位旁伸着懒腰的狸猫土狗，楚国郢都的大小街巷，终于被清早的阳光镀满了一层赤色。

今日的郢都不同于往日，日头已经高悬，喧嚷的早集却始终不见动

静，连平日在街巷里热闹贩卖的店家也都不知去向，整条街上不见一家铺面开张。而通往城外的道路却是被熙攘的人潮填满了，人们如被一股日常生活之外的力量所吸引，纷纷涌向城边一座兀然雄立于地面的庞然建筑。

此刻，那巍峨的九层高台便是整个楚国的目光之所集。高台的底部，是按照宫殿形制设计的回廊。廊下，通体黑漆的木质立柱围成正方，把祭台包拢在中央，两重分立着支撑起回廊上方木瓦交错的顶棚。精致的瓦当被红漆镂空的木栏衬着，浮刻有凤鸟展翅飞翔的仪态，细细看去，不同瓦当上的凤鸟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姿态。从做工精细的回廊向后看去，祭台的整体风格忽然变得粗犷雄壮起来，直通云天的石板台阶占据了全部空间，除了台阶边缘卫士手中猎猎的旌旗，再无任何遮挡视野的廊顶屋棚。

站在台下，顺着层层叠叠的石阶一路望上去，还未及那遥远的最高处，观者的目光已快要融在灼灼天光之中了。幸有顶端那玄武与暗赤两色搭配的祭坛供案，将眼看便要飘散零落的目光拉拢于台上。再定一定神，台下的人们便可以在那里辨认出两条衣着奇异的人影，正是此次祭礼的主祭巫师。

两名巫师中，身材高挑、体格精健的一位，此刻正笔直地站立于供案之侧，头戴前为马首、后为鸽形的委貌冠，身上着了一件右衽式的瘦长束腰巫衣，双足精赤。虽然全副表情都掩在了面具之后，但那冷漠傲视的挺拔身姿，仍隐隐透着庄重而不可侵犯，一看便知是此次的主祭祀官大巫师。另一名巫师则略显矮胖，面上虽也覆着兽首面具，却似是有些老态。

以祭坛为起点，台阶的正中，一条宽有尺余的赭色长毯自上而下直铺而就，从空阔无人的台顶一直铺展到台下熙熙攘攘的楚国百姓所在之

处。台阶两侧裸露的石板上，王军战士林立，长戟赤甲，威武逼人，神情肃穆。

平民百姓围聚在离祭坛台阶底座十几丈远的地方。上百名卫士列成军阵，手中青铜长戟斜交，把潮水般的平民与空旷高耸的祭台分割开来。早在日出之前，已经有众多平民摸黑前来，只为占一个前排的好位置，一睹楚国大君的风采。

日头渐高，远处祭台入口处些微的风吹草动，都能在这些期待万分、翘首而望的百姓中引起一阵喧嚣与呼叫。

高台旁侧的永巷里，稳稳行来一众贵胄，身上的玄端与玄冠素裳相配。如此多位高权重之人，此时举止端庄谨慎、面目郑重，与道路两侧嘈杂窃语的民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“后面那些大人，很有几个在官衙中见过，都是大官啊！”人群中有人道。

“那前一排的岂不是大君了？！”听风就是雨的人们开始躁动起来。

“大君岂会现在就现身！你们莫要乱了规矩，遭大君的责罚！”一个老者训斥道。

见众人果然低了声势，老者满意地点点头，抚了抚下颌上的几缕银色胡须，当下语气里便多了些许自得：

“这祭礼，我已观过不知多少遍。大人物，少不得也认得几个。咱们的大君哪，此时还没出来，率首的这些都是朝堂上的重臣、红人。喏，你们看，中间那三个，便是位列百臣之首的昭和、景颇和屈伯庸。这昭、景、屈三家，是咱们大楚最显赫的家族。他们三人走在一起，那就好比是我楚国大鼎的三足；大君在朝堂上站得稳，少不得要靠这三只鼎足撑住。三足凑齐了、立好了，这楚国才能繁荣强大。要是中间哪两只相互

靠得太近或者太远，甚至相互使了绊子，那这大鼎就非倒不可，咱们大楚国也就该遭殃喽！”老者说得兴起，周围一群青年也听得如痴如醉。

场中，身着大士玄端的昭、景、屈三人缓缓走上祭台高处，择靠近顶端平台的位置分别站立停当。只见昭和一脸正气、挺拔如松，自是立得一丝不苟，腰间繁复系了大带、革带，挂了蔽膝、佩绶，贵气顿生。而景颇却略显得有些疲惫，一身贵服似是成了负担，不断抬手擦拭着额头上渗出的细密汗珠。屈伯庸则是一身武将打扮，右手紧紧按着腰间的青铜佩剑，身上披甲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。虽然楚王的身影还没有出现，但祭台四下威严庄重的气氛已然渐生。

“我王之威，其盛如此，君未到，势已充塞天地！”这样想着，屈伯庸心中一阵欣慰。但就在此时，他又忽地胸口一紧，些许不祥的感觉涌了上来，不由得眉头紧锁。这并非是他第一次参加祭礼，却总觉得像是遗忘了什么，抑或是错置了什么。

他突然意识到，两位祭祀不但没有丝毫交流，反而彼此互不相看，似是根本不认识一样。转而却又在心中笑话起了自己：巫师之间不再互动，说明早已对流程了然于胸，是好事，又有什么不安的呢？可见是自己年纪大了，疑神疑鬼。

正这样暗自放松下来，忽然环顾四周，却没见到两个儿子的身影，于是低声喝问身边的侍从：

“屈由！屈原！我那两个竖子呢？！”

屈伯庸万万想不到的是，本应早早出现在祭礼现场的两个儿子，此刻却正策马奔行于郢都近郊到祭礼高台的小路上。长子屈由自幼练武出身，伏在马上犹如腾飞，身后只见阵阵尘土飞扬，便把自己那位满腹诗

书的弟弟远远甩在了后面，待得回首时才发现，屈原还未跟上来，屈由无奈地摇摇头，只好勒转马头，向着来路疾寻而去。远远却看到屈原勒马止步，眯着双眼，伸着颈子，似在嗅着什么。

屈由也依样深嗅，但却依旧不解。

只见屈原满面醉色，骑马缓缓向一个乡野集市行去，只觉越接近那里，香气也愈发清晰起来。

随即，他们便听到了一阵婉转清越的歌声：

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。绿叶素荣，纷其可喜兮……”

屈由奇道：“这不是你的《橘颂》吗？”

屈原点点头，眼中亦有惊喜之色，当即下马，便欲向更深处找去。

屈由大急，拉住他道：“切莫误了祭祀大礼！”

屈原回首向哥哥一揖到地，口中道：“请哥哥先行一步，为原打个掩护，弟随后便到！”

说罢，也不等屈由反应，一转身便已消失在了熙攘的人群中。

屈由不由愕然，随即苦笑一声，快马加鞭，飞驰而去！

拨开人群，屈原艰难地挤进了内围，方知是个百戏班在此驻演。不大的空地上，几名清秀的女子正在配乐伴舞，吸引了所有人目光的，是正中一位绿衣女子。屈原凝神望去，正遇上她一个拧身，回首作态，霎那间瀑布般的长发飘垂而下，窈窕身姿媚而不妖，俯仰之间竟是一派随性自由之相，细品之下，却又饱含深情，仿佛整颗心都寄托在那词与乐之中了。

更与一般舞者不同的是，这女子未着戏服，只一身寻常布衣，裁得飘逸，洗得净白，周身结挂上几条兰草，平添了几分山野间的灵性。屈原看得心动，越发想看清那女子的容颜，只是那一段细瘦白皙的手腕挂

着一串五行珠，一直在上下舞动；待等到两手终于拿开，显露出来的，却是一张小巧精致的巫戏面具。

屈原兴致更浓，索性站定。这曲调舞姿间的深深情致，不仅把《橘颂》诗中的情味诠释得淋漓尽致，还分明多了些原作所没有的味道。屈原就这么痴痴地看着，如坠梦中，竟早已把祭礼的事情抛在了脑后。

“……愿岁并谢，与长友兮。淑离不淫，梗其有理兮。年岁虽少，可师长兮。行比伯夷，置以为像兮。”

女子一个伶俐窈窕的拧腰定住，一曲舞罢，围观众人哗地叫好，屈原才如梦初醒。只见那女子微微一欠身，声若银铃道：

“各位乡邻父老，百戏班这次来郢都，感谢各位的捧场。今天是端午节，我们姐妹特意做了些吉祥香囊，除灾辟邪，保佑平安。还请大家笑纳！”

话音未落，只见她把衣袖一甩，一个漂亮的翻转，便从身后捞起一只木碗。同时，方才领头伴舞的那位女孩捧起一只竹篮，百戏班的其他人跟在身后，笑着向围观众人走去。

“除灾辟邪、岁岁平安喽。”百戏班的演员们喊着。人群中陆续有人掏钱放进木碗，女子则将篮子里的香囊检出，双手递送给对方。当那张面具飘飘然移到屈原面前时，他瞬间被一股异香所裹卷，猛吸一口，心旷神怡，正是吸引他一路来此的味道。屈原不禁闭上了眼睛。

“公子！”

是那女子的声音。屈原一下子回过神，赶紧从怀中掏出钱来，伸出手要放，却忽又悬在了空中。

女子隔着面具看着屈原，仿佛微笑了一下，伸手从篮中摸出一只香囊递到屈原面前：“公子若肯赏个小钱，这香囊便送给公子了。”

屈原一手接过香囊，握着贝币的手却不松开，道：“姑娘，我想问